

第一章 穿書來看戲

風吹荷動，荷葉上的水珠滴溜溜的轉了一圈，砸在水裡，嚇跑了游動的魚兒。施秀盈看得起勁，就撿起魚食撒了點下去，引來一片貪吃的小魚爭搶，一片金鱗耀紅，漂亮極了。

這樣顏色鮮亮的錦鯉整個京都也不多見，她這池子裡的是幼時進宮裡玩見了喜歡，陛下親賜的，養了這些年下來竟也有了一池子。

天上烈陽灼目，雖然才剛進五月，但是天氣已經很熱了。

這采幽水榭位於荷池深處，依著一株巨大的榕樹，遮天蔽日的擋了大半盛夏的烈陽，可因為修剪的好，枝葉挑高，並不會顯得昏暗，陽光穿過枝葉灑下，恍惚間彷彿帶著淡淡的綠芒，夏天待在這裡可謂是身心舒暢。

此外，又有九曲迴廊在荷池中蜿蜒出去，連接兩岸，不論去哪兒，都是極為方便的。

「五妹妹這魚不愧是聖上親賜，真是不凡。」旁邊的施瑜瑤正吃著點心，可注意力卻一直在這位備受寵愛的妹妹身上，見她一張粉妝玉砌般的容顏舒展開，目光一晃，不由得避開，然後擦著指尖邊笑著說。

施秀盈笑了一下隨口客氣道還好，邊掃了自家這位四姊姊一眼，眼神略有些微妙。珍惜這段最後的時光吧，她心想。等到女主重生了，妳這個穿越女順風順水的日子也就到頭了。

「若是四姊姊喜歡，可帶幾尾回去養著。」施秀盈漫不經心的把話說完。

施瑜瑤心說誰稀罕這兩尾魚，臉上的笑容卻十分誠懇溫柔，又帶著幾分驚喜，說：

「那就多謝五妹妹了。」

她一副打趣的樣子，話裡話外親暱的很。

施秀盈笑了一下，沒接這句話。

說實話她也很服氣自家這位四姊姊，不說別的，就這副時時溫柔小意而且又這樣放得下身段的本事，那就不是什麼人都能有的，這副樣子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她和自己的關係有多好呢。

施秀盈不接話，施瑜瑤也不惱，這個妹妹跟她不一樣，生來就是那些貴人們的掌上明珠，要被捧著哄著的，既然這樣，那她就捧、就哄，只要能得好處，這點顏面算什麼呢？

就這樣，一個言笑晏晏，一個有一句沒一句的，竟然也聊了好一會兒，直到一陣輕巧的腳步聲響起。

「小姐，四小姐。」哪怕步子略快，來的丫鬟也沒丟了禮數，認真行過禮之後面帶笑容，高興地稟報說：「二小姐醒了。」

施家上邊長輩只有一個老夫人，分支不算，目前府裡有三房，長房二房是先誠國公髮妻所出，三房是繼室所出，然後繼室因病而亡，就才有了如今的老夫人，並無子嗣。

至於丫鬟說的二小姐正是二房嫡出，之前不慎落水，一直昏迷，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。

現在醒了，倒是件大喜事，著實讓人鬆了口氣。

更主要的是，這位二小姐名喚施瑜瓊，正是她穿越的這本書的女主，嗯，一本重生女反殺穿越女的甜寵文。

重生女是施瑜瓊，穿越女是施瑜瑤。

至於她穿的這個，身分略有些複雜，是男主前世的妻子，但是今世男主愛上了女主，一心癡戀男主的她作天作地，把自己鬧成了個笑話，最後意外早逝，卒於十五歲。而她今年十三，還有兩年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她只知道施瑜瓊會重生，但是不知道具體時間，會是這次嗎？施秀盈的第一反應是去看施瑜瑤，誰知卻恰好對上了對方的視線。

她看我幹什麼？她們同時心想。

施秀盈若無其事的收回視線，說，「這會兒二孀孀肯定忙著，小風，妳去備好禮，再過半個時辰我去看看二姊姊。」

施瑜瑤自覺明瞭了施秀盈的意思，這是要約著和她一起去，就溫聲說：「既然要去，那便一起，也免得讓二姊姊多費心。」

這話雖然來得突兀，但也正好順了施秀盈的心思，她正等著去看那一幕呢，因此也就順勢應了。

說著話，兩人定下了時間，施瑜瑤就起身告辭離去。

施秀盈也沒忘了魚，忙讓人送來。

屋裡的丫鬟機靈，早在她開口的時候就去讓人準備好了，說話間就送了過來。幾尾赤紅錦鯉裝在白瓷淺缸裡，尾巴一甩，漾的缸底繪的荷花都跟著晃了晃。

施瑜瑤高興地接了，又道過謝，然後離去。

施瑜瑤一走，施秀盈立即起身舒展身體伸了一個懶腰，跟著就踩掉了繡鞋，只穿著羅襪歪在榻上，這才覺得舒服了，邊歎了句，「這四姊姊也太能說了。」

她明明沒說幾句，可對方就是能坐得紋絲不動，還能笑盈盈的把話說下去。

大丫鬟小風輕輕一笑，說：「這也是四小姐喜歡小姐，不然哪兒會這樣呢。」

至於這喜歡，指的是她家小姐本人，還是她的身分，那就見仁見智了。

「小姐話少，喜靜，府裡的小姐們都知道，就四小姐……」小雲接了一句，還要再說下去時就被小風瞪了一眼給制止了。

她們是下人，怎麼可以隨意評說主子們，雖說小姐寬和，夫人卻不能容忍她們帶累小姐的名聲，禦下不嚴這話可不好聽。

施秀盈倒是不在意，卻知道世道如此，她若縱容小雲，那是害她，索性就當看不見了。心裡想著，她笑了笑，拿起早前因為施瑜瑤來而放下的遊記繼續看。

她們覺得施瑜瑤沒眼色不會看，可說不定她那位四姊姊反而覺得她是被其他姊妹孤立了，所以來給她送溫暖呢。

雖然同是穿越女，但是她始終理解不了施瑜瑤的傲氣和想法。

這世上，不是穿越了就能改變智商和情商的，小說從來不能代表現實，穿越女也不可能都是萬人迷。

水榭裡面的丫鬟們已經活動起來，開始收拾東西，小風小雲小雨小霧四個大丫鬟

分工合作，很快就把水榭收拾得乾淨整潔。

自家主子夏日喜歡穿著襪子就在地上走來走去，也就來客人時才會穿上繡鞋應付一下，所以這地總是要乾淨的才好。

行至湖邊，施瑜瑤走下迴廊後，沒忍住回頭看了一眼，從這裡遙遙看去，依稀能看到那棵樹冠很大的榕樹和樹下翹著角的屋簷。

她目光中一直帶著的溫柔笑意退去，直到這時才敢露出那點羨慕嫉妒來。

她自知生得不錯，可當得起花容月貌一詞，然而每每在施秀盈旁邊卻總覺得失了所有光輝，她的容顏實在是太過絕倫，便是她活了兩輩子也沒見過能和她相比的。而後她又看了眼身邊丫鬟小心捧著的魚，臉色微淡。

還有這魚，她自覺活過兩輩子，也算見識不凡，可每每在施秀盈這裡卻總覺得見識不夠。

想到這裡，她心中煩躁微生。

明明穿越了，可她怎麼就沒穿越成施秀盈呢？她可是誠國公唯一的女兒，而且還是嫡出，皇后更是她嫡親姑母，可以說是如珠如寶的長大，可自己現在呢，親爹是繼室所出，平庸無用又花心濫情，可以說是一無是處，害的她還得來討好這位妹妹才能得些好處，真是糟糕透了！

總有一天……她暗自咬牙，然後恢復了溫柔微笑，提步離開。

夏日貪涼開了窗戶，也不是什麼新鮮事，施秀盈和施瑜瑤到二房所在的南院時就被憔悴的二嬸給提醒了一番，這才放人進去，跟著一驚，發現原本該躺在床上的人這會兒竟然正站在窗戶前在吹風。

這還了得！二夫人李氏又驚又怒的上前，口中擔憂的斥責著，邊把人扶到了床上坐著，跟著冷眼一掃屋裡的丫鬟，然後看了眼身邊的嬖嬖。

嬖嬖上前輕聲慢語了幾句，就引著她們出去，幾個貼身丫鬟瑟瑟發抖，無措的看著自家小姐，卻見施瑜瓊正看著到訪的兩位小姐，根本沒注意她們，她們眼露驚慌，跟著出去了。

施秀盈看了眼，微微皺眉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自家這位二嬸看似溫和，可那傲氣都在骨子裡，加之出身書香世家，滿門清貴，這規矩也就大了些，這些丫鬟們沒有勸住主子，眼看著是要下去受罰的，可就算她不忍也不能開口，說到底這是二房的事，她這個隔房的小輩可不能多話。心裡想著，她又把注意力放在施瑜瓊身上。

她已經上了床，床帳輕掩，施秀盈一時間竟然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出神的這一會兒，施瑜瑤已經和施瑜瓊打起了招呼，可奇怪的是向來周到得體的施瑜瓊這次卻沒有回應，只是直直看著施瑜瑤。

施瑜瑤被看得有些不適，面上卻分毫不顯，微笑著走了過去。

隨著她的靠近，終於看清了床上施瑜瓊的表情，只見她面色平淡，甚至有些木然，一雙眼睛卻冷幽幽的，直愣愣的看著施瑜瑤。

她這副樣子，別說是施瑜瑤，就是旁邊的李氏看了心裡也有些不適，忙攬著她，小聲喚了一句瓊兒。

這一聲似乎驚動了她，施瑜瓊的臉色一點點的掛上了微笑，一如往常的模樣，喊了句四妹妹，又說：「娘，我沒事，只是總覺得睡了很久，看什麼都像隔了層什麼似的，現在好了。」

對著施瑜瑤這副難掩冰冷的樣子……施瑜瓊果然重生了！

「二姊姊。」施秀盈驗證了心裡的猜測，跟著輕喚了一聲。

施瑜瓊立即看向她，跟著一愣，像是沒認出來她一樣，好一會兒才恍然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說：「五妹妹也來了，剛剛竟然沒注意到妳，快，快坐。」

「二姊姊應該是睡糊塗了，想來明日就好了。」施秀盈笑呵呵的說。

施瑜瓊這樣子倒是真的讓李氏和施瑜瑤信了施秀盈的話，不然怎麼一副認不出她的樣子。

施瑜瑤微微鬆了口氣，剛才施瑜瓊看她的目光讓她背心發涼，現在這樣好多了，可不知為何，她的心還是忍不住發緊，總有些不安。

李氏立即放下了心，口中說著要去城外的白雲觀中還願，邊絮絮叨叨的叮囑起來。

見此，施瑜瑤和施秀盈也就沒有多留，只關切的問了幾句後就告辭離開。

施秀盈輕巧的走著，到門口時忽然回頭看了一眼，就見施瑜瓊正側著臉，直直的看著施瑜瑤的背影，眼底像是含著冰，感覺到她的視線後，施瑜瓊輕輕看過來，然後微微一笑，就彷彿那目光只是尋常而已。

施秀盈心裡百轉千迴，也微微一笑，跟著走了。

嗯，有熱鬧看了！她饒有趣味的想著。

施瑜瓊和施瑜瑤的仇可不輕啊，至於那個所謂的男主、她原本的夫君愛誰，她不在乎，男人哪兒有看熱鬧掐架有意思。

走到半路，有丫鬟來請，施秀盈就轉到去了暢和院，她的親娘國公夫人周氏正在那兒等著她呢。

「娘——」施秀盈笑得甜如蜜，撒嬌道。

周氏自顧自的上上下下看著她，眼看著一切周全才放下心，招呼她過去，邊小聲說：「沒離妳二姊姊太近吧？她得了風寒，可別傳給妳才好。」

施秀盈自然說沒有，可正說著話，周氏身邊的王嬾嬾就端著碗熱呼呼的薑湯過來了。

她睜大眼，立即就擰過了頭，滿身抗拒。

「玲瓏乖，把薑湯喝了。」看她都十三了，卻還這副孩子氣的模樣，周氏和王嬾嬾只覺得好笑，邊喊著她的小名邊誘哄道。

這種熬製出來的薑湯，別的還罷了，主要是那股辛辣，入了喉能把人刺的眼淚都流下來。施秀盈掩耳盜鈴的想當做看不見，就是不想喝，可最後還是在自家娘親的誘哄下給喝了。

這沉重的母愛啊——她苦澀中帶著甜蜜的心想。

喝完了薑湯，她趕緊喝了盞溫水，然後又吃了兩個蜜餞，總算壓下去口中的味道，可就算這樣她整個人也變得蔫蔫的了。

周氏看了又好笑又心疼，就拿了帖子出來給她看，笑盈盈的說：「長公主新修了院子，據說景致極好，過兩天準備辦一場清涼宴，邀請各家女眷去參加，玲瓏想不想去？」

「去！」施秀盈脫口而出，開心得很。

雖然時下風氣並不太過保守，女子出門遊玩隨意，甚至和未婚夫大庭廣眾之下說笑牽手也無人指摘，但是她容貌在這兒，自家娘親可不放心她出門了，總覺得不安全，所以像這種赴宴的活動是她難得能出門的機會。

為著這個，施秀盈立即就被哄好了。

周氏看了不由好笑，平時自家玲瓏也是十分能坐得住的，也不怎麼喜歡與府裡的姊妹們來往，按理說這個性子應該喜靜才是，偏她又很愛出門，還喜歡看熱鬧。施秀盈高興過了，忽然就想起一件事。

等等，她記得這次宴會上似乎發生了一件事——主角就是鎮國公幼子，那個傳言中驕橫跋扈、紈褲不講理的傅鳴琅。

先帝體弱，三十餘歲就沒了，當時只得了一子一女，正是當今陛下和長公主。陛下登基時不過十三，為了他帝位穩固，長公主下嫁手握重兵的長興侯為繼室，當時長興侯已經年過三十，有兩子一女，而長公主才十六歲，且在與長公主大婚前長興侯就已經定下了長子為世子。

前些年隨著陛下威嚴日盛，坐穩了帝位後，長公主就帶著獨子和長興侯分府別居，住進了自己的長公主府。

這些細枝末節，周氏早就一點一點說給了施秀盈聽，就怕她上門做客不知情，會犯了主人的忌諱。

入了長公主府後，周氏並施秀盈就被長公主的貼身嬪嬪馮嬪嬪直接引去了正院，至於二房和三房的人，雖然得以被請來，但是很顯然長公主並不想見他們。

「韻悠，妳來了，快坐。」長公主今年已經四十有六，比周氏大八歲，保養得很好，依舊能看出她容貌生得極好，雍容美豔，可見當初年輕時的風姿。

施秀盈從第一次見她時就在想，當初的長興侯到底是什麼樣的脾性人物，竟然能在這樣的美色下無動於衷。

當年長公主下嫁長興侯府前，先帝已經為新帝定下了誠國公府嫡長女為后，等到帝后成婚，跟著周氏就嫁入了施家，這親連著親，後來慢慢的周氏和長公主就熟稔起來，關係更是越來越好了。

長公主親切，可周氏分毫沒失了禮數，依舊帶著施秀盈行完了禮這才起身坐下。

「妳呀，就是這樣多禮。」長公主無奈的說然後看向施秀盈招手，「玲瓏過來，到姨母這兒來。」

施秀盈看了眼自家娘親，見她笑著就輕巧的走過去了。

「姨母。」她笑著說，倒是沒有在周氏面前黏糊糊的樣子，雖然親近，可該有的禮節都做得十足。

周氏在一旁看了暗自滿意，心裡十分舒坦。

「好孩子，怎麼看著瘦了。」長公主笑意盈盈的拉著施秀盈的手，然後微微蹙眉看向周氏說：「我記得玲瓏苦夏，這是熱著了？」

「哪裡。」施秀盈笑著晃了晃手，「姨母這是關心則亂了，難道就沒發現我長高了些？」

長公主微訝，站起身仔細看了看，竟然已經到她的肩膀了，不由笑著說：「是，是長高了，倒是姨母疏忽了，我們玲瓏已經是大姑娘了。」

施秀盈就笑了，有點小得意的開心。

長公主又拉著她問了幾句近況，說著話時馮嬾嬾就呈上來了一個小錦盒，她隨手打開看了看，裡面是兩串小指腹大的粉玉珠子，裡面蘊著絲絲白線，看起來就跟一朵朵花一樣，她拿起就套到了施秀盈腕上，「這是前段時間下邊人送來的，正適合妳這種小姑娘戴，快抬起手讓姨母看看。」

施秀盈倒是挺喜歡的，可還是看了眼周氏，見她沒有反對的意思，才抬起手看了看，笑盈盈的說了句謝謝姨母。

兩家親近，這些年她沒少收長公主的東西，倒也沒多想。

「阿穎那裡呢？」跟著她就問了一句。

這阿穎說的就是長公主的嫡長孫女，今年十四，算起來比施秀盈還要大上一歲，兩人自小相識，關係倒也還可以。

「自然少不了她的，我記得她今日也戴上了，玲瓏妳去尋她玩的時候就能看到了。」說著話，她笑了一下，隱約想起了年少時和好友相處時的情形，那會兒，吃也想一樣，穿也想一樣，就連胭脂水粉都想用一樣的。

施秀盈自然說好。

長公主又笑著說了幾句，就找人帶她去尋那些小姑娘們玩了，至於周氏一會兒則要跟著長公主去那些貴夫人們那裡。

施秀盈出了屋子，由嬾嬾帶路去了湖邊的一個院子裡，她剛一進去就被豐慧穎給截住了。

「妳總算來了。」她容貌隨了長公主，明媚嬌豔，她說著話時眼睛一撇，有些不耐和煩躁，「妳可管管妳那四姊姊吧，風頭都讓她給出盡了。」

這院子一旁挨著湖，上有樓閣，側有水榭，另一邊則接著花園，豐慧穎拉著施秀盈上了二樓，從這裡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著湖上迴廊裡的熱鬧場面——

施瑜瑤正挽袖提筆寫著字，一旁一眾少年男女們看著，輕聲驚歎。

「……接天蓮葉無窮碧……好，好詩啊！」

這時，忽有一道清朗的男音響起，帶著欽佩，仔細一看，赫然是一個相貌清俊的少年，正溫和的注視著施瑜瑤。

施秀盈嘴角未抽，一時間竟然不知道是該感歎這狗血的穿越女剽竊詩文把自己包

裝成才女的劇情，還是感歎說這話的人是施瑜瓊的未婚夫李志文。

雖然書裡說過上輩子兩個人牽扯不斷，曖昧叢生，害的女主鬱鬱而終，但是竟然這麼早就開始了嗎？

「妳看看妳看看，我就知道不該請她，她一來，他們就都看不到別人了！」旁邊豐慧穎氣呼呼的接著說，恨恨的拍了一下正看著的施秀盈，下手看著重，可落在身上卻輕輕地，「她到底怎麼回事？我也沒聽說你們府裡請過什麼名師大儒，難道真的有這種攬盡靈秀的人？」

施秀盈正看著站在施瑜瑤一側的施瑜瓊，可惜她背對著這裡，一時間也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也不知親眼看著未婚夫對著妹妹這副欽羨模樣的她現在是什麼表情，又是什麼心情。可惜了，這次看戲沒找對地方！

豐慧穎這一下子算是把她拍回了神，施秀盈輕輕歎了口氣，說，「好阿穎，莫急，莫急。」她握著豐慧穎的手，「她的事我怎麼曉得，她愛怎麼做就怎麼做，總歸是天要下雨，日要西沉，攔不住的事，妳急什麼？可別拍了，妳看看，我手都紅啦。」

「啊？」豐慧穎微驚，忙拉起施秀盈的手，順勢把袖子往上一推，露出半截白生生的小臂來，膚如凝脂，吹彈可破般，只是上面那片紅暈著實有些礙眼了。

「哎呀，怎麼紅了，我明明沒使勁。」豐慧穎懊悔的說，伸手想要去揉揉，可臨時又收了回來，她怕給揉得更紅了。

「沒事，就這樣，很容易紅的。」施秀盈笑道，自己伸手按了按，果然又是一片紅印。

「妳這也太嬌嫩了。」豐慧穎有些羨慕的嘟囔，然後又笑著伸出手給她看自己腕上的粉珠子，「祖母之前就說還有對給妳了，果然，妳看，一樣吧。」

施秀盈抬了抬手，把腕上的珠串和她的並齊，然後點了點頭，「是一樣。」

豐慧穎看她，忽然就笑了，湊過去小聲說：「祖母一定說這是下面的人敬上來的，才不是呢。」說著話，她還擠了擠眼睛，帶著打趣，「這是我魏家表哥送來的。」

魏家表哥名喚魏遙知，出身長公主母妃的家族安陽侯府，今年十六，已經被請封世子了。

要說她為什麼這副樣子，自然是上次魏遙知在長公主府見到施秀盈，當時就失了神，那副愣愣的樣子，是個人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。

「說是送給我的，可我都這麼大了，我這位表哥還是頭一次想起來要送我東西呢——」她這句話說得意味深長，就在那兒看著施秀盈戲謔的笑。

施秀盈一點兒都沒被打趣到，說：「長公主說是下面的人送來的，那就是。」她眨眨眼，一時間根本想不起那位所謂的魏家表哥的模樣，然後若無其事的轉移話題，「我們快下去吧，今日你們家宴客，妳這個主人家不在可不像話。」

眼見著她沒反應，豐慧穎心裡輕歎一聲，看來自家表哥希望渺茫，臉上卻分毫不顯，笑著說好，反手拉著她的手，輕快的下了樓。

樓閣裡頓時安靜下來，只餘下半掩的窗外透進來的燦金色陽光。

啪——

一聲輕響，睡在橫梁上的傅鳴琅猛地抬手蓋在眼前，可即使這樣，剛才那節玉臂和陽光下女孩兒精緻到近乎縹緲的側臉，還是不由自主的在他眼前晃來晃去。

「施秀盈……」他輕聲喃喃，耳根泛紅。

這時一陣沉穩的腳步聲緩緩靠近，傅鳴琅一聽就知道，這是他侄兒傅禹啟來了。

下一刻，少年沉凝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小叔，宴會將開，該走了。」

長公主修園子時著重修的是這片湖，正確來說是湖上的九曲迴廊。

荷田之中，迴廊曲折蔓延，竹簾半掩，湖中人工造了一座小山，花木扶疏，精巧別致，其間又有涼亭隱隱，旁邊一條瀑布砸下，水珠四濺，有水車吱吱軋軋的轉動，引得水氣瀰漫，涼風習習，正是夏日避暑的好地方。

豐慧穎拉著施秀盈的手行在迴廊間，沒幾步就看到了施瑜瑤一群人，不過比她們反應更快的是一個俊秀少年。

「表妹，施小姐。」在別人都圍著施瑜瑤的時候，他一直注意著來處，等看到豐慧穎後，幾乎立即就往這邊走了幾步，一雙眼睛忍不住的看著施秀盈。

施秀盈下意識看了一眼，對上他的眼睛後，只覺得那雙眼好像瞬間變得亮晶晶起來。

這是……魏遙知？

作為大家閨秀，背各大家族人物圖譜也是一項必備課程，雖然施秀盈做不到都記住，可親近的幾家她倒是囫圇記了個大概，因此，在來人叫了豐慧穎表妹後，她很快就想到了對方的身分。

「表哥。」豐慧穎給他使了個眼色，笑著問：「這是在幹麼呢？這麼熱鬧？」

她瞭解施秀盈，因著她這副絕佳相貌，這兩年沒少遇到欽慕者，在碰上兩回過分熱情的追求者後，她就有些厭惡這些總想湊上來的人。

所以，對著施秀盈的時候絕對不能過分熱情。

魏遙知不解其意，可還是轉了口，沒再衝著施秀盈獻殷勤，轉而說：「是施四小姐作了首詩，大家正在品鑒。」

他一副不怎麼在意的樣子，說起施瑜瑤更是絲毫都沒有別人口中的讚歎。

說話間，這群人也都注意到了他們的到來，看去後不由得把目光都落到了施秀盈身上。

此時正是上午，夏陽璀璨，漾得湖面一層波光粼粼，一片粉荷碧葉間，施秀盈穿著繡藍色纏枝紋的月白色百褶裙從迴廊上走來，眉目如畫，玉肌生暈。

至於一旁的豐慧穎和魏遙知原本也算相貌出眾，可在她之側竟都失了色。

「是施五小姐。」有人輕歎一聲。

施家五小姐之美名京都可謂是無人不知，曾有人私語道，若非她姑母是皇后，這樣的美人怕是早被天下最尊貴的帝王迎進了皇宮。

不過也幸好她姑母是皇后，那人隨後又笑道，否則這樣的美人他們怕是都無緣一見。

施瑜瓊抬眸掃了眾人一眼，然後又看向施瑜瑤，帶著淡淡的譏諷，跟著收回視線。施瑜瑤臉上笑容微滯，轉眼就恢復了正常，笑著喚了一聲五妹妹。

「二姊姊，四姊姊。」施秀盈打了個招呼，看向李志文手中的紙張，十分好奇。這詩她熟，但是她比較好奇的是，施瑜瑤把裡面的西湖換成了什麼。

「這就是四姊姊新寫的詩？我能看看嗎？」她朝正拿著詩文的李志文問道。

李志文笑得驕傲而高興，說：「正是四小姐寫的，真是好文采。」

說著話，他把詩文遞給施秀盈。

施秀盈眨眨眼接過，唇邊輕諷一閃，施瑜瑤寫的詩，你驕傲什麼，還真是司馬昭之心。

「無窮碧，別樣紅，好字，好句啊，短短幾字就道盡了夏荷之美，四小姐之才讓在下佩服。」李志文口中不停，繼續稱讚，滿是敬佩。

施秀盈沒怎麼在意，只疑惑道：「月湖？」

說著話她抬眼覷向施瑜瓊，想看看她現在是什麼表情。

自己青梅竹馬的未婚夫，正當著她的面大肆稱讚妹妹，還難掩一絲欽羨，她到底是何感想？

施瑜瓊站在那裡，淺淺微笑，看不出絲毫異樣——

見著這樣，施秀盈眼波一轉，暗自咂嘴。她心中清楚，施瑜瓊這樣並不是毫不在意，而是早已習慣，甚至心中打定了主意……

回想起原文中她後來的行動，施秀盈暗自為施瑜瑤和李志文點了根蠟。

「月湖是我家這片湖的名字。」旁邊的豐慧穎解釋了一句，只是表情略有些奇怪。

施秀盈瞅了她一眼，八卦的雷達敏銳的告訴她，豐慧穎這個表情有故事。

她來長公主府的次數也不少了，以前可沒聽說過這個湖有名字，不過這不是八卦的好地方，她忙得很，接著就去跟別的小姊妹打招呼了。

京都勳貴數量不少，可有數的也就那些，世代聯姻下來幾乎都能說上幾句話。

不說別的，就他們國公府裡的姻親便有好幾家，她親祖母沈家的表姊妹，還有母親周家的表姊妹，在此之外還有大嫂馮氏的娘家人，林林總總的，見著面了總要聊幾句。

周家有寧遠侯的爵位，馮氏更是出身永平侯府，這些年雖然沒出什麼優秀的子弟，可都是老牌勳貴，從開國到現在都屹立不倒的世家。

至於沈家更是世代從軍，為國之棟梁，沈家沈居雲，周家周采欣，馮家馮怡然，都是家中正當齡的嫡女。

一英氣，一嬌俏，一軟糯，和施秀盈的關係都很不錯。

施秀盈的到來，不知不覺就沖散了施瑜瑤一首好詩給眾人帶來的震驚。

美色之下，詩詞總要退後一步，便是想起也只是暗恨自己文采不足，難以用詩詞描摹出這難得的絕色來。